

身体观与身体感：道教图解和中国医学的目光

栗山茂久

国際日本文化研究センター

我今天的报告有两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提出问题：这个问题是在中国医学思想里既基本可是又被忽略的。报告的前半部分就是解释这个问题，和它的重要性。

第二部分是寻找答案。我希望今天能说明某些道教图解可以为了解中国医学史提供一些线索。

I

我要提出的问题是中医里的身体观。身体观历史的研究一般有两种途径。一种是从文献入手，从文字的记载来追索思想的发展，和医学观念的演变。第二种是从图解入手，从图解来分析医学传统对身体的看法和观看方法。这里说的“看法”不是指医学传统对身体的“理解”，而是它们怎么去看身体，以什么眼光去看。

概括地说，第一种是掌握观念，第二种是掌握视觉上的体验。

到目前为止，研究中国医学几乎全是从第一种途径出发的。这些研究都详细地解释“气，”“神，”“阴阳五行，”等概念，但是对医书中的图解却一字不提。这些研究没有把图解和文献并重也是很自然的。因为第一，大部分的中国医书都没有图解，就算有，也是稀少而疏落。第二，这些图解都是平平无奇的，也不是特别有意思。（幻灯）这是脾。这是胃。看了这两张图解以后，我们能说什么呢？

但是我认为不能单凭图解的平平无奇和数量就把它们置之不顾。医书中的图解虽然少，但是还是存在的。这些少量的图解有什么意义？中国人画这些平平无奇的图解又有什么目的呢？

要回答这两个问题我们首先必须要正确地理解“平平无奇”的意思。明代张介宾的《内景图》，是中国医学中一幅有名又具有代表性的内脏图解。（幻灯）把它跟这幅十八世纪日本的人体解剖图来比较，我们会发现两大差异。（幻灯）

第一，张介宾的内脏图完全缺乏戏剧性。这虽是解剖人体的图解但是不象日本的图解，它完全没有画出解剖人体时候那种到处血污，零乱，可怕场面。

第二，张介宾的“内景图”是一幅清楚，明白，把人体画得象透明的似的图画。在这幅日本的图解里，除了解剖的场面以外，我们还看到围观的人的那种急切的神情，那种想了解深藏的秘密，想知道藏在他们所熟悉的身体里边的真相的急切神情。但是，在这幅中国图解里，内脏，脊椎骨都是明明白白地摆在这儿，好象不用费劲儿就能看得一清二楚。

基于上述两点，我认为我们应该重新检讨对中国医书的图解所下的判断，重新思考前人所谓的“没有意思”，“平平无奇”的意义。我认为中国医书的图解既不符合也不启发奥古斯丁（St. Augustine）引用的“目欲”。对奥古斯丁来说，没有任何其它的字眼能比“目欲”这两个字更准确地形容人类在好奇心流露的贪婪。

由于解剖学对现代科学的发展有关键性的作用，我们很轻易地忘记解剖学不但鼓励人类强烈的欲望和视

觉上的贪婪，而且它本身也是这种欲望和贪婪的产品。（幻灯）这是维赛里亚斯（Vesalius）的《人体结构》。画中的一群男人争先恐后地想一睹被解剖的女人的子宫。这不正是奥古斯丁所说的“目欲”吗？（幻灯）这是从十九世纪日本的报纸上保存下来的图片。图中人饥渴的目光不难使人想起男人看脱衣舞表演时的那种目不转睛的目光。

这种饥渴的目光到底是什么心理？科学和性欲又怎么连在一起？任何对人体学的研究都离不开探讨视觉上的欲望这个问题。跟这个问题同样重要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探讨其它的，跟性欲没有关系的眼光。我今天想谈的就是一种没有强烈感情的目光。不管人们怎么看那幅内景图，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它绝对不会引起任何绮念。

我们当然也不能说中国人的目光是完全没有欲念成分的，因为中国到底也有相当丰富的春画。（幻灯）这是两张春画。这张是中国的，这张是日本的。有些研究春画的现代日本学者说中国的春画是最没有意思的春画。就算我们不同意这种说法，我们也不难想象为什么日本的春画专家会这么说。

跟日本的春画比较起来，中国的春画就如同中国的解剖图一样缺乏感情。江户时代的春画都流露着一种意愿，这些春画好象都要尽量表现出性交时的强烈的感情和肉体相触所发的热量。这是想深入了解性交这种体验的意愿。反过来说，明清时代的春画里的人物却偏偏显得那么悠游自在，一派满不在乎的神情。他们的表情绝对表现不出性交时的心醉神迷。

我们现在回头说医书图解。在描绘疾病的医书图解里，我们也看到了同样的淡泊，同样的漠不关心。（幻灯）要是这两张图解没有解说的话，谁会看得出来画里的人得的是痛苦不堪的病？这应该是个有病的孩子。但是看他的样子，与其说他有病，不如说他在玩儿新的玩具。（幻灯）这些是江户时代的图解。我们可以看出这些图解着意地描绘这些妇女的痛苦。

中国图画让人费解的地方正是它那淡泊，漠不关心的目光。中国医书里的图解本来就少，而这些图解又完全缺乏戏剧性和好奇心。那么，象内景图那种以白描的笔法画出来的图解有什么意义呢？这种白描手法又表达了中国人看事物的什么习惯，什么目的呢？这就是我要探讨的题目。

II

我先请大家看看这幅丰富多彩的图画。（幻灯）我相信在座很多位对这幅北京白云观的《内经图》都很熟悉。我用它来开始就是因为它是那么丰富多彩。不错，这幅图的详尽玲珑不但推翻了中国传统对人体的淡泊态度这种判断，而且还具体地显示出以图画为表达工具所费的心思。

我关注的问题不是个别的道教图绘，而是这类道教图绘所代表的想象传统。这种图绘主要的目的是启发和帮助想象的能力。道家利用这些图画来帮助他们想象守护内脏的内脏神，道家修炼的时候也利用这些图画来引导体内的精气慢慢游上脊椎和大脑。我现在要以道教的存思传统为背景，重新探讨我刚才所说的淡泊，漠不关心的目光。

《内景图》的白描线条和《内经图》的苦心经营启发了一个耐人寻味的设想：解剖学的落后，解剖图解的简陋和道教内视传统的发达是否息息相关？中国医学的淡泊目光和道教活泼丰富的想象是否同一现象的正反两面。

中国医书的图解一直都被认为是想象多于观察。按照这种说法，人体图解的简陋和《内经图》的精细之间的差别有很简单的解释。就是中国医学里，想象的眼睛是比看事物的肉眼优先的。中国图绘缺乏视觉上的欲望

也可以说是想象先入为主的反面。

但是，这种解释也不能完全成立。观看和想象并不一定是对立的，而且把观看和想象视为相对的说法会引起误解。一方面，很多研究西方解剖学的当代历史学家都强调就算在最真实的解剖眼光里还是有想象的成分；另一方面，对道家来说，身体内的守护神并不是空想，这些守脏神是实实在在存在的。

我要说明中国图解中的淡泊，漠不关心的目光不能以中国人喜欢用想象多于用眼睛的说法来解释。我们应该在某种特别的想象和观看方式中去寻求答案。道教的图绘可以启发我们对这种方式的理

就《内经图》来看，最值得注意的特点可能不是在于各种守护神，而可能是在于把人体比作山水。小腹是肥沃的土地，骨髓是滚滚的河流，大脑是昆仑山脉。

熟悉中国传统的人不会觉得这种看法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很多不同的学问都把人体和地理相提并论。风水专家说“地脉”，山水画家说“风骨”，大夫把经络比喻为河流。由于人体和地理的关系是这么普遍，人们已经忽略了它的重要性。

把地理放在人体里有什么意义呢？我认为人体和地理之间的关系不只是一种修辞，一种人为的方程式，而且是一种真正的观看方法。

如果我们用这种方法去看身体，我们会用一种什么眼光去看呢？可以肯定的一点是我们审查身体的眼光一定不会带有任何贪婪和欲望。（幻灯）眼前的高山峻岭可能会激起我们喜悦，仰慕，敬畏的心情，甚至无限的灵感，但是绝对不会引起解剖专家的那种视觉上的欲望。也引不起什么好奇心。如果我们能够把人体看成山和水，我们就上了能理解淡泊，漠不关心的轨道了。

中国的春画正指示出这个方向。中国的春画有一个始终不变的特色，就是把人画在有石头，有树木的大自然环境里。（幻灯）不管是通过开着的窗户还是画有山水的屏风，中国的春画总是要把大自然带进画里。（幻灯）这种一贯的作风似乎说明是否在户外并不是问题的关键，要紧的是能把大自然的意境带入室内。

我刚才说中国的春画是淡泊，优闲。日本的春画是热情，激动。这两种意境和画中的背景是分不开的。日本春画里的狭窄，凌乱，充满压迫感的背景烘托出激动的感情。而中国的春画之所以能表现出优雅和舒畅的气氛也是由于它能把大自然的清朗意境带入画中。

人在户外和在室内看起来是不一样的。当一个人站在一间小屋里，我们会强烈地感觉到他的存在，但是当这个人站在广大的草原之中，或者高山峻岭之下，他的存在会变得渺小，虚无。当一个人在室外的时候，在深山树林也好，在安静的私人庭院也好，他象梅花，小鸟，清风一样，也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反过来说，当一个人在室内，可能是办公室，旅馆，或者商店，他所处的环境无形中使人不得不用一种社会的眼光来看待他。啊！他是敌人，是朋友，是顾客。

第一种情形让我们把人看成大自然的产品，跟青山河流一样，也是大自然创造出来的。（幻灯）在中国的诊脉图解里手常常是从云层之中伸出来的。（幻灯）很多针灸图解里的人物也常常是衣带飘飘，象被风吹起一样。这些图解都给人一种户外空旷的感觉。

第二中情形让我们看到“人，”看到社会的人际关系，看到一个我们没办法深入了解，可是又能左右我们的得失成败，牵制我们的举动的“别人。”日本江户时代的《养生鉴》把《内经图》的优闲意境改变为资产社会的繁华都市。心脏不再是云层里飘渺的神灵，而是精明能干的会计师。在这幅日本图解所唤起的戏剧性和肉体实感的背后隐约地出现另一因素。这些日本图解反映的不是高山流水的世界，而是被金钱统治的世界，一个从商业社会的透视镜来判断人的世界。

山水画只代表观看天地的一种方式。（幻灯）还有一种更值得我们注意的观看方式。我指的是地图。中国

医书图解的大部分是针灸图表。这些图表把人体表现为富有上百种不同的部位的斑驳表面，这些图解都象地图一样指示出经脉的曲折和穴道的部位。如果我们去读这些部位的名字，我们还会发现这些名字都跟地理环境，例如泽，溪，池，海，山，谷等有关。针灸的图表也可以说是人体的地图。在这儿我们找到了把人体和地理并列的最关键的含意：那就是我们应该把中国医书里的人体图解都看成一幅幅的地图。

（幻灯）由于西方解剖图解的影响，我们几乎无法抗拒把中国的内脏图解跟我们熟悉的西方解剖图解比较，从而把中国的图解看成拙劣的作品，看成完全不象真实的内脏的失败作品。可是这种观点误解了（内景图）和类似图解的本质。这些内脏图解的首要目的是表明部位和名称，象不象实物是次要的。旅游指南是一个很好的比喻。旅游指南介绍某地区时会用当地有名的建筑物或风景作为插图。但是这最多也是帮助游客的记忆。

（幻灯）这些插图也许可以使某地区给游客留下更深刻的印象，但是在一张地图里，插图并不是最重要的。地图之所以为地图就是因为它能展示地方。

为什么展示地方这么重要呢？中国医书图解看起来那么平平无奇，那么不能引起人们的好奇是因为这些图解是地图而不是图画。一个有血有肉的内脏，单是它那让人无法看透的重实感就能引起人们对它的功能，构造的无限好奇。但是地方是空旷，开朗的，没有隐蔽的东西。那，为什么还要画内脏的地图呢？

（幻灯）在道教图解里，理由很清楚。如果地图是引导旅游的工具，那么道教图解就是引导想象的工具。（老子中经）（第二十六神仙）说：“子欲为道，当先历脏而皆见其神。”象《混元指玄图》这类简单的图解和《内经图》这类比较复杂的图解，它们画的都是这种旅程。在“存思”这种冥想的修炼里，思想要逐一集中于每一个内脏，然后想象每个驻守内脏的神灵。

这种冥想内视不属于正统医学。但是医学对人体健康的观念和道教存思所追求的理想是平行的。道教的存思修炼要达到的目的是神灵的存在。当一个内脏有神灵安稳地驻守的时候，它绝对不会受到任何侵害。但是如果让神灵离开了，那这个内脏会变得脆弱不堪，会受到鬼怪，毒气的侵犯。所谓“存思”就是利用“思”的力量把神灵呼唤回来，并且确保它们的存在。一个人只要清清楚楚地想象内脏和它的守护神灵，一个个拥有无穷威力的守护神就会出现，把所有的疾病，恶魔驱散。

在医学里，人体的健康基准也是建立在“存在”和“不在，”在“满”和“虚”的论调之上。跟道教的分别只是大夫们不说“神，”他们说“气。”当内脏充满了气的时候，就算是强风严寒也侵犯不了它。因为内脏已经装满了气，它们挤不进去了。当气外流的时候，内脏变得空虚了，这时一个人就会受到各种邪气的纠缠。疾病，虚弱，单薄都是由于精力耗尽的缘故，都是从空虚这种感觉和观念出发的。

这篇报告的总结是：在对人体的想象和人体的体验之间，在身体观和身体感之间，有一层很密切的关系。把人体画成地图的习惯和“满则为强，虚则为弱”的体验是相辅相成的。中国人体图解那种奇特的透明感反映出中国人对人体的理解是把人体视为一片空地，一种储藏器，但是，是一种容易丧失多于得到生命力的空地，储藏器。总而言之，中国人的淡泊目光跟他们无时无刻不感到“虚”的威胁是不能分开的。